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出版扶持专项

# 新时期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 作品选集

毛南族卷

中国作家协会编

作家出版社



# 新时期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 作品选集

毛南族卷

中国作家协会编

作家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毛南族卷 / 中国作家协会编.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5.5

ISBN 978-7-5063-7948-9

I. ①新… II. ①中… III. ①少数民族文学 - 作品综合集 - 中国 - 当代 ②毛南族 - 少数民族文学 - 作品综合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73477号

## 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 · 毛南族卷

编 者：中国作家协会

责任编辑：那耘 李亚梓

特约编辑：张绍锋 郑函

装帧设计：曹全弘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 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100125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总编室）

86-10-65015116（邮购部）

E-mail:zuojia@zuojia.net.cn

<http://www.haozuojia.com>（作家在线）

印 刷：三河市华业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170×240

字 数：350千

印 张：21.5

版 次：2015年5月第1版

印 次：2015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7948-9

定 价：35.00元

---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

## 总 编 委 会

总主编：丹增（藏族） 白庚胜（纳西族）

副总主编：包明德（蒙古族） 叶梅（土家族） 乌热尔图（鄂温克族）

总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扎西达娃（藏族） 尹汉胤（满族） 艾克拜尔·米吉提（哈萨克族） 冯艺（壮族） 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哈萨克族） 向本贵（苗族） 孙春平（满族） 吉狄马加（彝族） 阿扎提·苏里坦（维吾尔族） 阿来（藏族） 李传锋（土家族） 张承志（回族） 杨继国（回族） 金学泉（朝鲜族） 和晓梅（纳西族） 南永前（朝鲜族） 赵剑平（仡佬族） 哥布（哈尼族） 保伍拉且（彝族） 梅卓（藏族） 朝戈金（蒙古族） 景宜（白族） 鲁若迪基（普米族） 蔡测海（土家族） 潘琦（仫佬族）

秘书：张绍峰 郑函

# 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

## 毛南族卷编委会

主 编：谭自安

副 主 编：莫景春 谭云鹏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覃文静 谭亚洲 谭纯武 谭征夫

编辑部主任：向红星

# 展示与起点

丹 增 白庚胜

在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上，中国作家协会正式推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这项工程得到中宣部、财政部的大力支持，旨在按照党的文艺政策及民族工作总方针，进一步加大对少数民族文学的政策支持和经费投入，从培养人才、鼓励创作、加强译介、资助出版和理论批评建设等方面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提高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质量，繁荣民族文学创作，从而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的大发展、大繁荣。

佳作荟萃，群星璀璨。作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的一部分，我们编辑出版了“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这是对新时期我国少数民族文学成果的梳理和检阅，是我国少数民族发展的大事，也是中国当代文坛的盛事。这套丛书编选了各个少数民族各类题材的代表性作品，集中展示了新时期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繁荣发展的景象，也拓展和扮靓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版图。

中华民族，是由我国 56 个民族组成的；中华文明，是由我国 56 个民族共同构建的；中国文学，是由我国 56 个民族共同创造的。新中国成立 60 多年来，我国各民族翻身解放，社会面貌和精神面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作为共和国平等一员的 55 个少数民族，都以自己的方式投身于社会主义的国家建设。文学创作是参与文化建设的重要途径和内容，因而促使各民族的文

学也逐步走向发展、创新和繁荣。特别是新时期以来，我国多民族、多语种、多门类与多梯次的文学队伍正在壮大。目前，55个少数民族在中国作家协会都有了自己的会员。他们有的是本民族的第一代作家，有的是本民族作家群的代表，有的在国内和国际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本次入选的作品，是1976年至2011年在国内公开出版发表的中短篇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和短诗等门类的佳作。长篇小说、长篇诗歌和长篇报告文学则暂列存目，适时另行选编出版。

从语种上看，入选的作品有直接用汉语言文字创造的，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原创后译成汉文的。由于历史文化与生产生活的演变，我国少数民族有的有自己的语言文字，有的曾经有过但现在不再通用，有的有语言而没有文字。文学的民族特点和民族风格是由多重元素构成的，如语言文字、题材、主题、族属、审美心理、抒情方式、风俗画、风景画和哲学宗教理念等。所以，考查文学的民族性要综合多重进行，避免片面性和单一性。从入选的用汉语文创作的作品来看，他们同样表现了本民族的文化自觉，写出了本民族“精神生活的花朵和果实”。“真正的民族性不在于描写农妇的无袖长衣，而在具有民族精神”。还有很多生动具体事例都证明了运用汉语言创作的少数民族作家同样可以创作出优秀的民族作品，同时表现出我们很多少数民族作家深厚的汉语言修养与杰出的才智。所以，提倡学好汉语言、用好汉语言也是提高文学艺术质量所需要的。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国家需要一种通用的语言来便于相互之间的沟通，增进相互的理解。另一方面，一种语言就是一个博物馆。民族语言文字蕴含着民族心理的密码，承载着传统文化特有的审美方式。它在抒情表意方面，有些地方是极其微妙而难以取代的，况且，我国边远的少数民族牧区、林区或农区广大读者受众，还是对本民族的语言文字最熟悉、最有亲切感。所以，我们必须积极扶持民族语言的创作，发挥民族语言的优势，推动民族语言的创作。《民族文学》增设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和朝鲜五种文字版本便收到了良好的成效。在一个国家，有不同语言文字的创作，在一个民族也有不同语种的创作，这种差异更易于张扬文学自由和审美的效能，激活新的审美感受和艺术张力，更容易形成各个类型的作家之间互相激发、互相补充、互相促进的局面，以保持我国文学发展繁荣持续

性的活力，同时更好的保证众多读者多元性的审美需求。没有差异，不会前进；没有差异，不会多彩；不承认差异，不会有平等。肤浅的趋同论，是不科学的，是无益的。它的实质是单一论、终止论。这也是为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演进发展所验证的道理。

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看来，每一个民族无论其大小，都有为此民族所有，为他民族所无的优秀特质。文学的根脉在本土，文学创作不能脱离精神母体。文学的原创性和民族性源远流长，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传承性。从当前直到久远，必须重视文学的民族特点和民族风格。另一方面，既然大家都有优秀的方面，自然也应该有不如别人的地方，这就决定了民族性的鲜明和稳定是与民族的狭隘保守性相悖的命题。民族文化的自信与书写、开掘与张扬，源于那些积极有价值的珍贵特质。这就要求每个民族的作家都能以宽阔的胸怀和开放的姿态，积极学习其他兄弟民族的优长之处，并敢于面对世界，积极进行共同交流，善于取长补短，反思追问，以民族的优秀传统为依托，创作出具有时代高度和国家情怀，能体现人类共同追求的作品。我国新时期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学作品，都鲜明地体现着这样的文学品格。很多优秀作家也有这方面深切的感受和体验。

我国当代少数民族诗歌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各少数民族的诗人对本民族独特的社会历史的描绘，对独特的心理素质和感情的表达，对源远流长的民族民间诗歌形式的学习和创新，对珍贵诗歌艺术资源的借鉴和吸纳，使当代少数民族诗歌呈现丰富多样的风格与光彩。从诗歌的话语特征上看，当代少数民族诗歌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话语亮色。新时期以来，随着改革开放，我国进入了全球文化的开放、冲撞和交流的时代。优秀的少数民族诗人们，继承传统，扎根本土，放开眼界吸纳有益的艺术元素，趋利避害自由地驰骋在时代拓宽的艺术空间中。由于政治性不再是文学创作单一的标准，少数民族作家和诗人正放开更丰富的眼界，焕发更通达的灵性，使少数民族的文学作品彰显出更天然的民族和地域特色。同时，随着世界视野的拓展，诸多带有人类性的艺术体验和诗歌题旨也自然成了少数民族诗歌的书写内容。除诗歌之外，我国少数民族其他题材的文学作品曾相对贫弱。由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文化传统、社会状态和语言等方面的影响，除若干人

口较多、语言文字成熟完整的民族外，很多少数民族曾经几乎没有小说等作品。建国后，随着少数民族经济、文化和教育的发展，随着各民族之间广泛通畅的交流与互动，少数民族小说创作队伍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得到快速的发展。特别是新时期以来，我国少数民族小说创作从边缘进入主流，成为中国文坛的亮丽风景，不仅有众多的少数民族作家得过“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优秀儿童文学奖”、“五个一工程奖”及“骏马奖”，有些还获得国际上的相关奖项，跻身于世界著名作家的行列。

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祖国的根本保证，是国家在世界崛起的应有姿态。在这方面，文学应该走在前面积极发挥历史责任和主动精神。党和国家历来重视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发展，并在各方面给予了特殊的扶持。1981年周扬同志就曾说过：“民族文学的书，民间文学的书，要适当多出版一些，现在还是太少”，“要搞四个现代化，要建设社会主义的高度精神文明，文学艺术要发展，少数民族艺术也要发展”。特别是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上，刘云山同志明确提出：“繁荣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题中应有之义，是促进民族团结和谐、实现人民幸福生活的时代要求。”1991年，赵朴初老先生在看到一篇关于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文章后，曾欣喜地赋诗一首：“出题能令亿民思，九派群科念在兹，功德日增凝聚力，灵根长发万年枝。”我们坚信，广大少数民族作家不会辜负党和国家的厚望与重托，将牢记使命和宗旨，以自己的勤奋与才华创作出更多无愧于时代与人民的优秀作品。

“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是一个时期成果的展示，又是走向新征程的起点。对于这套丛书，我们坚持科学性、时代性和权威性的标准，怀着使之臻为典藏读本的愿望，进行了认真的组织、策划、编辑和出版。在此，谨向为此付出辛劳的各界朋友致以真诚的谢忱，并对我们的作者和译者表示崇高的敬意！

2013年11月12日

# 序

谭自安

毛南族是中国人口较少民族之一，也是广西世居民族之一。毛南族现有人口约 10 万人，其发祥地为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下南乡。环江是全国唯一的毛南族自治县。

作为源自百越的南方少数民族，千百年来，毛南族一直生生不息于桂西北的云桂高原东南麓的群山里。这里山高林密，风景如画。打狗河流经毛南族聚居地，川流不息，不断滋润着这个古老的民族。毛南族自古以来，与周边的壮、汉、布依、白裤瑶等兄弟民族和谐相处，平等交往，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肥套”、石雕艺术、花竹帽编织等是毛南族文化的典型代表。

毛南族有自己的语言，但没有本民族的文字。传统民间文学都是以山歌形式口口相传，而书面文学都以汉字为载体，流传于世。汉字进入毛南族地区大约是明朝中叶，经过数代毛南族先贤的浸染，到了清朝初年，很多毛南文人已经熟练地使用汉字为文作诗。刻于清乾隆年间的《谭家世谱碑》的碑文显示出，作者谭德成的汉字功底已经颇为深厚。

毛南族对汉字的学习是很用心的。早在清朝中叶，毛南族聚居地就已经几乎村村有私塾，寨寨有文人，形成了一股浓郁深厚的学风。至 20 世纪，这股学风尤为高涨。学风浩荡之下，生活在山乡土地上的文人们，薪



火相传，继往开来，乐于从事文化传播工作，勤于创作，生产了大量的文学作品，使毛南山乡在清末民初（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赢得“三南文风颇盛”的美誉，并一直因之而响亮于桂西北。虽然因为条件的限制，他们创作的很多作品没能刊行于世而淹没在时间的海洋里，但在现存的碑铭墓志以及口传下来的诗联作品中，文采风流，犹斑斑可见。

如果说，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毛南族作者们受旧时代风尚的影响，大都从事诗联墓志的写作，常常落于只求一字一句的精巧的俗套（如谭云锦的《回环诗》，形式上的精巧堪称炉火纯青，但内容苍白，显得了无生气），缺乏一种大方自然的气度，虽数量不少，却不足为观。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的作者们是以一种崭新的形象出现的。他们沐浴新时代的阳光雨露，在“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的指引下，推陈出新，不断实践，用心写作，开出了毛南文坛的一派新风。袁凤辰、蒙国荣、谭亚洲的脱颖而出，使毛南文坛的气象焕然一新。作为毛南新文学的开创者，袁凤辰的英年早逝，令人惋惜，但他留下的《唱青石》一诗，风骨铮铮，使得这位毛南族诗人虽死犹生。蒙国荣几十年如一日，一直从事毛南族文化的研究，其散文作品都闪耀着民族精神的光辉。谭亚洲自60年代涉足文学，为文为诗，一发而不可收，《爱情的瀑布》让我们领略到了诗人淋漓尽致的浪漫，《狩猎毛南山》不但是他的小说处女作，更是毛南族小说的处女作，备受人们的关注。谭亚洲也因此获得了第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韦秋桐长于文学评论，以论鲁迅、论陆地显山露水，其散文、诗歌及民间文学亦皆有优秀作品。

谭自安、覃文静、莫景春、谭征夫、谭志斌、梁露文、谭云鹏都是60后作者。作为后起之秀，他们奋勇直追，努力创作，取得了极大的成就。自90年代以来，他们的作品不断问世，《民族文学》《芳草》《时代文学》《绿洲》《广西文学》《特区文学》《山东文学》《四川文学》《鸭绿江》《福建文学》等国内大型文学期刊都发表过他们的作品。他们把毛南族文学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时代。其中谭自安、莫景春还有作品入选《新中国成立60周年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谭征夫的作品入选《建国50周年西南铁路文学作品选》《建党80周年西南铁路文学作品



选》。谭自安还是鲁迅文学院第12届高级研讨班的学员，曾先后获得过广西文学金嗓子奖、广西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花山奖，出版有长篇历史小说及小说集多部；莫景春是鲁迅文学院第1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培训班的学员，也获得过广西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花山奖。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梁露文是一个80后作者。其作品在《环江文艺》刊出之后，即引起《民族文学》关注，并发表了她的处女作。

在这些作家的周围，始终活跃着一个作者群，如谭贻生、蒙林坚、韦园晨、谭自乐、谭志斌、谭合川等等。这些作者生长在不同年代，或已皓首皤皤，或正年富力强，或尚青春年少，但都以振兴民族文化为己任，紧扣时代脉搏，潜心写作，无怨无悔，甘做精神家园的守望者。这对于一个大山里的民族来说，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随着我国国力的不断强大，人民生活水平不断的提高，中华文化必将迎来一个前所未有的伟大复兴。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之一，毛南族必将与时俱进，以一个崭新的姿态展现在世人面前，毛南族文学也将在毛南族作家们的努力之下，取得新的成就。

感谢中国作家协会的帮助，感谢广西作协的精心组织，同时也感谢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使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本书的编选工作。

2014年秋末



## 目 录

序 ..... 谭自安 / 1

### 小 说

狩猎毛南山（外一篇）	谭亚洲 / 3
谁都想过得更好（外一篇）	谭征夫 / 14
同一个屋子里的邻居（外三篇）	谭自安 / 50
情窦初开（外三篇）	谭云鹏 / 119
山那边的歌声（外一篇）	谭志斌 / 203
天使三部曲——纳达纳耶鲁	梁露文 / 246

### 散 文

探访移民新村之旅（外一篇）	覃文静 / 295
半墙院落一个家（外二篇）	莫景春 / 305

### 诗 歌

北京诗笺（组诗）	谭亚洲 / 319
诗歌五首	谭亚洲 / 322

长篇小说存目	/ 328
后 记	/ 329



小

说





## 狩猎毛南山（外一篇）

谭亚洲

三伯两碗酒落肚就呼噜呼噜地睡着了，我翻来覆去睡不着，索性起来走到凉棚上去坐。

月亮像一枚洁白的银币粘在山顶上，月光似一张银幕把山寨隔为两半，一半映在明媚的月色中，一半沉在黑蒙蒙的山影里。寨外不远处，传来打狗河潺潺的流水声，伴着夜更鸟凄楚的鸣叫，夜间的小山凹显得异常寂静。

我望着稀疏的星星，望着那温柔可爱的月亮，想到了离别数年的奶奶和古川那群和我一起放牛爬树的小朋友……

我3岁时就没有了父母，和奶奶相依为命。9岁那年，奶奶把我送到这个远离故乡100多里路的林中小寨，来跟三伯住下。5年来，我每天跟三伯举石凳、踢木桩、指春谷、拍牛皮和跟三伯攀山越岭去狩猎，整天与飞禽走兽打交道，练了一些功夫和枪法。今天，三伯将乌黑发亮的弯把猎枪和闪着寒光的猎刀授予我，我算是一位真正的猎手了。

7月，是山里丰收的季节。地里的玉米成熟了，金黄色的苞米咧嘴露牙，层层叠叠，逗人喜爱；黄瓜、南瓜、香瓜星罗棋布地撒落在山地里；猫豆、豌豆、刀豆、牛角豆一串串，白的、黑的、紫的、绿的，互相点缀相映，好看极了。山民望着这景象，该有说不出的喜悦吧？然而，山林里的野兽也常常趁火打劫。其中，最厉害的则算是群猴和野猪。我们得知卜峒最近窜来了一群有老雕飞跟的猴子，因此便带着阿黄阿白两只猎犬追踪而来。



毛南山里平时只有山鹰和灰鹞子，如今怎么突然有老雕来呢？经调查分析，才知飞跟群猴的老雕是从云南、贵州西部的大森林里流窜来的。它跟着这群猴上下配合，糟蹋农作物，袭击牛羊甚至伤害小孩，异常凶残。一般人见到这种群猴赶紧退避三舍，一些平庸的猎手也只在远处放空枪，吓唬而已，不敢和这群畜牲正面冲突。我和三伯商量，要捕捉这群凶残的猿猴，得首先拿下那对空中的老雕。下午，太阳傍山时，为了防避老雕伤害猎犬，我们把它们关在朋友家里，然后戴上牛皮猎帽、披肩，沿着一条山沟偷偷潜行到它们盘踞的山旁隐蔽。

一般的群猴不管多少，是没有老雕飞跟的。只有一种猴群例外。那是从各种猴群被驱逐出来的猴王所组成的猴群。它们在为原来猴群站岗放哨时中了聪明的猎手之计。被愤怒的猴群驱逐出来，成了“光杆司令”，久而久之，这些光杆司令们就自己组成了队伍，又去别的猴群抢“夫人”来繁殖后代。因此，这种猴群不但数目不少，且身形特别高大，性格勇猛，狡猾凶残，危害性最大。它们无论窜到哪里，总有一对凶雕跟着在空中盘旋。因为它们惊起的鸟类、兔子等小动物为凶雕提供了美味佳肴，而凶雕又像成了猴群的侦察机。所以，捕捉这样的猴群要冒很大的风险。

当我们接近山腰树林时，便远远地看到一只猴王坐在山顶最高一块岩石上，那对老雕则在它的头顶上空缓缓盘旋。周围，静悄悄的。它观察了许久，未发现什么迹象，认为没有什么问题了，便发出“唔——唔——”的安全呼叫声。顷刻间，寂静无声的山林里，树摇枝舞，藤飞蔓荡，神呼鬼嚎，噼里啪啦，枝断叶落，群猴们从隐蔽处窜跳出来，蹦到玉米和南瓜套种的地里，摘的摘、掰的掰、扯的扯、摔的摔，呼啸着，厮打着，不一会儿，几大块玉米瓜地就被它们糟踏得乱七八糟。

眼看着农民们种的农作物被这些野兽如此破坏，我气愤地要开枪，三伯却摇头不同意。我知道他这是想进一步观察，掌握它们活动规律，以便活捉它们。

我记得他曾对我说过，遇到这类猴群，不要急于追趕。它们太饿时，见你人少，会群起而攻之，和你厮打哩。

正当我们思索如何对付这群山盗的时候，阿黄阿白竟然咬断绳索，嗅着我们的气味跟踪而来了。大概它们见到这种场面太兴奋，不等我们下令出击，就狂吠着向地里的猴群冲去。